

陳氏印

圖書印

精舍印

司空表聖一鳴集十卷金子少權所貽  
自宋刻外未之付梓知不足齋藏本迺  
從宋刻對校者頃復僭勘一過補錄連  
珠八首其顯然可疑者則旁注證明蓋明  
代刊書於意義有難通者輒以意改竄固  
非良法而南宋學本坊本遂二草率譌  
誤又不可徒以耳食為貴也

乾隆丙午孟秋棘人袁玉記

司空表聖文集序



一鳴集



知非子雅嗜奇以為父墓之



其子雅嗜奇以為父墓之

揣机窮變角功利於古豪及遭亂竄伏

又顧無以憂

天下而訪於我者曷以自見平生之志哉因拈拾詩

筆殘缺亡幾乃以中條別業以一鳴目其前集庶警

子孫耳其述先大夫所著家牒照乘傳及補亡舅名

四篇能諷誦其舅水輪陳君賦十六著劉氏洞史二

十卷

贊祖彭城公中興事并愚自撰容史皆別編

司空表聖一鳴集十卷金子少權所貽  
自宋刻外未之付梓知不足齋藏本迺  
從宋刻對校者頃復僭勘一過補錄連  
珠八首其顯然可疑者則旁注證明蓋明  
代刊書於意有難通者輒以意改竄固  
非良法而南宋學本坊本遂二草率譌  
誤又不可徒以耳食為貴也

乾隆丙午孟秋棘人襄玉記

司空表聖文集序



一鳴集

陳寧性

知非子雅嗜奇以為父墨之伎



其有青嵐款

揣机窮變角功利於古豪及遭亂竄伏又顧無以憂

天下而訪於我者曷以自見平生之志哉因拈拾詩

筆殘缺亡幾乃以中條別業以一鳴目其前集庶警

子孫耳其述先大夫所著家牒照乘傳及補亡舅權

四篇能諷誦其舅水輪陳君賦十六著劉氏洞史二

十卷

贊祖彭城公中興事并愚自撰容史皆別編

次云有唐光啟三年泗水司空氏中條王官谷濯纓亭記

司空不聖文集目錄

一鳴集

司空

圖字

表聖

第一卷

雜著



將儒

銘秦坑

宣城遺事

辨楚刑

容城侯傳

移雨神

議華夷

上譙公書

天用

與王駕評詩

說鷺

第二卷

雜著

與李學生論詩書

題柳柳州集後

休休亭

山居記

注慈仁賦後述

題東漢傳後

貽王進士書

大原公王同州修堰記

與惠生書

第二卷

雜著

疑經

疑經後述

復陳君後書

與極浦書

月下留丹竈

與臺丞書

書屏記

第四卷

雜著

志草書僧歸越

絕麟集述

谷孫邵書

段章傳

華夷圖

烈婦傳

說魚

第五卷

碑

文中子碑

盧公神道碑

王公生祠碑

第六卷

碑

王縱追述碑

華帥許國公德政碑

解縣新城碑

第七卷

新首

王公行狀

王考功

石氏墓誌

後安南碑

雜著

題山賦

共命鳥賦

釋怨

春愁賦

情賦

連珠

詩賦

第九卷

雜著

温州仙巖寺碑

三階贊

觀音贊

李翰林寫真贊

金相國地藏贊

香巖長老贊

王貞公贊

相國老君

化莫募雕刻律疏

澤州靈泉院記

第十卷

雜著



壽星述

擢英集述

藏音藏文

迎修十會齋

聖臺三官堂

十會齋文

注慈征賦述

障車文

成均諷

司空表聖文集目錄

司空表聖文集卷第一

辛酉春仲在泚

雜著

將儒

銘秦坑

紀恩門宣城遺事

辯楚刑

容城侯傳

移兩神



議華夷

上譙公書

天用

與王駕評詩

說鸞

將儒

儒以將道肥其內也武以將威肅其外也未有內自瘠而外能勸者嗟乎古之用儒其所寄誠重矣儒

之將道尤欲張其治也獨將之不足侈其道故分已

之任以寄於人亦<sup>由</sup>執資衆力以夷大路綽々然其甚

闕也如有用於時者天下不幾<sup>平</sup>於治哉嗟乎後

之為儒其力寢<sup>寢</sup>羸矣簡固以自持窘密而多知所以

任之於己不知所以任之於人而貴之<sup>責</sup>故雖用於時

道亦削然不喻將儒之權耳且古之言兵况今之仁

義<sup>誼</sup>互是則一決之勇未足為武一智之謀足以奪其

機矧兼吾道以制於未萌哉嗟乎道之不可振也久

多字下有脫之為  
字宋刻同

庸當作庸宋  
亦同誤

矣。儒失其柄，武玩其威。吾道益孤，勢果易凌於物。削之，又削，以至於備。妄於武，可也。况將反是，請先將儒。

### 銘秦坑

秦坑，廢儒，厥氏斯酷。秦儒既坑，厥祀隨覆。天覆儒，離儒祀，而家秦坑。儒耶，儒坑，秦耶。

紀恩門王公宣城遺事

上四年春，以大河南王公治狀，宜陟詔假禮部尚書。按察宣歙池三郡，既即治，未涉時，吏化民悅，晝亡可。

為冬十月賊始自同安分濟，入屠至德。在池州，公遣

將琢疾以兵助守池州，亦有備。賊少却，會其黨繼

至，言聲扣壁實款，轉襲南陵。公揣之如其計，命樊倩進

扼守池路，倩固自彭。分公察其健決而易敵，誠之

邀，險無得輕動。倩任去，會滕者言寇少，將遁。氣欲生

沮之，麾兵不顧。既而越險，賊遽至。軍遂委而逸，問二

日馳歸，以敗告。公教其違命，立斬。以聞，諸將在南陵

聞之者，皆股慄以死。綴賊，故青弋江得恣為備。青弋

在江南東陵也 人亦不遠矣公前命寧國兵遮截之

生得其踏白數十騎乃並山引退四月亮渠復大入

而都紀王涓亦自采后起援公宴勞加礼且諭之曰

盜之情詐吾盡得之矣緩則虛以自張急則紹絳而

脫五他謀也今席勝而驕謂吾城不勞而可綴則

攘臂而東前無絲髮之礙矣若知吾堅壁待之其勢

自取此將軍茅按甲稔威以伺其隙慎勿與之驟戰

也涓意銳自州城日趨四舍至南陵未會食而陣遽

自領鮑本  
作復斂

死之明日中貴人自領敗卒尚四五千傷痛之聲與

塵埃相雜而至江南雅自怯幸北軍以為固及聞

涓敗相顧失色賴公前策涓不足恃特非守益嚴又城

中下三而泉自躍出人心益卑竟免攻圍之患既踰

月九貴人沮抗無去意卒橫不能禁公以書讓之曰

吏之捕蝗者既不克勝而且仰食於民是率暴以濟

災九今將軍纂天下精兵挫於狂寇而又恣之俾民

不得治其生業何以稱主上所以待將軍之意哉中

其鮑字作  
具不如其  
字

貴人訶以誅趙發其親吏入里舍歐奪民馬公乘門  
望之魔左右立投置杖殺軍傍貽不敢留自後日夕  
撫循常若寇復至者其儲畜繕完之利到今賴焉噫  
公所以傑德峻望為時聳服而曼特恢濟之心人莫  
能見其不能致其道以和平天下然擇境蔽鄰不潤  
得賦亦足濟庸而塞恨耳愚嘗藝跡門下皮知特異  
敢次見聞以開史氏之聽

辯楚刑

楚謂獻璞者欺我乃連刑之酷哉曰彼獨鑒之不勝  
耳然其嗜寶之心皆達於卞子故連刑之無怨王亦  
卒受於楚國嗟乎國之嗜賢宜急於楚之嗜寶也况  
嗜賢則上心達於天下則百材求進者雖黜於見疑  
亦未為怨况有釋其疑者則其卒用於世也可幾矣  
不犹愈於易其知而嫉其進者耶嗟乎刑與辱上之  
所以肆於下也楚無嗜寶之心卞豈受刑上無嗜賢

之實士宜受辱尤待誠門而絕魂哉

容城侯傳

容城侯金炯者本蜀嚴道人附山而居同族中多見  
搜其先因秦時調發詣尚方輸作世苦之乃誠子  
孫易其服色凡以清厲自進後徙居上洛會郡中盧  
生范生皆傳修鍊之術委質相資因砥礪以致用上  
聞而召之召見嘉其鑿局且謂毫髮無隱屢顧屬之  
歷試臺閣號為明達扶奸邪以事上者見之胆慄輒  
自披露至於婦人女子媚媼之態亦不能掩也其察  
察如此雖待物無私方圓不礙然疵陋者終惡忌積  
毀於上以為背而不相副炯亦病於狹中不能以塵  
垢混其跡也竟被斥後有月蝕之變時宮漏下數刻  
上臨軒念其規益復急一作召占俾其道所以然者扣之響  
應不疲上異焉命以容城侯奉朝請而宗人派別廣  
陵者炫飾求售陷為輕薄子權威中或煦然自喜則  
狹玩不激至或被以組繡蓋使其俯仰取容雖穿鼻

宋刻無象字

服役亦無耻耳既稍進烟又鄙其為人乃復以謏廢  
歸老於家太史公曰烟之遠祖當軒轅時已化服於  
祝融氏得薦於上能強記天象地形草木蟲介萬殊  
之狀皆視諸掌櫃益其術亦規模洪範耳物怪遇之  
莫不喘息自廢後益親幸上晨興必先至則与冠冕  
者偕進號為壽光先生不名也子孫稍下衰然流寓  
太原省始尚玄亦以精鍊見重觀烟雖任用競唯  
恐失墜不<sup>善</sup>晦<sup>幾</sup>暗果為邪枉所嫉<sup>免</sup>不能<sup>免</sup>遠大雅君子

晦暗鮑本作  
悔隱愚謂

當作悔匿

既明且哲以保其身難矣哉

移雨神

夏滿不雨民前後走神所割羊豕而跪乞者凡三而  
後得請民大喜且將報祀愚獨以為惑何者天以神  
化育百穀九時既豐然後民相率以勞去声神之勤  
於事而祀焉今始怪其施以愁疲民是神怠天之戒  
也况希民之求而遂應是神玩天之權也既應而俾  
民輸勸怨於天歸惠於己是神攘天之德也推怨而

何以爲義利腥羶之饋何以爲仁急天下之事何以爲敬幾是數者何以爲神假曰非吾所得顯然知民之情而不時請上果亦徒偶於位此愚之所以惑也噫天不可終謾民不可久竊侮竊爲神危之素何

議華夷

議天下之大勢者滯而拘古死曰固於德剛而簡謀死曰弭於威是皆不足帖危之機也死濟德於謀濟謀於險庶幾可以壽宗社之數矣前古迂儒暗耳

援援滋感不能中今之急病而近朝有心於經制杜司徒之治道李安邑之地志元中書之安邊不謂不馳騁於古今成敗之數際也唯賈僕射耽并苞華夷綿絡山川披圖摘要繁而不齊可謂勤而至精者矣雖然量力救時當置遠荒於度外國史事有追惜而不可形於紀述者或闕防戰而不守或控制議而不行或倉廩弃而不保利害之効可見於斯愚是以玩而不厭也雖失之已久得不慮哉



上譙公書

相一作指

再拜伏愚以布衣犯將相之威者近皆笑率為狂狷  
 愚是輕薄子不能以恢然之量待今賢傑也相公得  
 不念之耶某迹拘世累而業久於山援古勸今思有  
 所發者蓋竊惟近朝據重位而勇蹈功名之列耻天  
 下有遺材直吾相國也天敢求吾相之心所以未忍  
 棄生民之望者固非濡：於富貴豈不以時持太柄  
 事或阻心且復弛張俾無遺恨於不朽耶愚以是竊

杯有以企天下之福矣雖在於至愚犹有輕慮誠以  
 相公既當有得賢之盛將无有惜夫自持既嘗獨决  
 機權將无以事不足問則黨附之贖嫌或興而專美之  
 道可溢耳請陳其說夫用人也固得矣亦在知失之  
 不足蓋為明則偽者懲而實者勸且無傷於愛士處  
 事也固濟矣又知謀之不允自我為知則聽日廣而  
 神不勞且無傷於好謀是道也蓋哲賢用之而不竭  
 相公得之而不疑坦怀至公自無愧古然後文尚制

科之選武先西北之虞前年已上蜀相書抑簡誕以  
捐空峻規程而培實則病應適時之宜盡矣此皆相  
公夙自貯於沉實而小子雖吃悸不能面發爾激揚  
於片詞耳非為挾利之資也抑自古釣奇而售跡者  
既多以分蹇動無所合且實必俟臨机方見其萬一  
非敢率易併黷尊威干犯之誅則不復自同輕薄子  
以急疑懼俟命再拜

天用

材較而鷲捷者不待賦而後食蓋濟己之納得以自  
任也龍雖善致風雲然必有所稟而後能施其澤吾  
知其不能自神矣苟專其用而汲於濟物亦將救  
禍之不給雖川后岳靈孰敢撓其所守哉嗚呼時乎  
時蓋頌哲之所宜稟唯用天之用然後切雖約而濟  
物傳

與王駕言事詩書

足下末伎之功雖蒙譽於哲賢亦未足自謂允俟推

於其類而後神躍而色揚今之贊藝者反是若即醫

而勒新其病也唯恐彼之察藥之我攻耳以是率人以

謾莫能自振痛哉且工之尤者莫若彼於文章

其能不死於詩者比他一作彼尤寡豈可容易輕較量哉

國初上好文章雅風時盛沈宋始興之後傑出江寧

宏思方李杜極矣右丞蘇州趣味澄曼若清沈之貫

達達大曆十數公抑又其次元白力勳而氣孱乃都市

豪估耳劉公夢得楊公巨源亦各有勝會浪仙無可

劉思仁輩時得佳致亦是滌煩厭後所同徒編編淺耳一作矣

河汾蟠鬱之氣宜繼有人今王生者寓居其間沉漬

益久五言所得長於思与境偕乃詩家之所尚者則

前謂必推其類豈止神躍色揚哉經亂索居得其所

錄尚累百篇其勤亦至矣吾適又自編一鳴一本有誤所集且

云擘燧裂月劫作者之肝脾亦當吾言之無忤也道

之不疑焉

宋刻作勒  
誤察上  
本有善字  
宋刻無

好二本有工  
字宋刻無

謂工一本有  
所字宋刻无

說鷲

燕雖同類有巧拙之目里人構其寢始就而拙者遽  
巢其間巧者既至先搏而逐之俾之他室雖童稚亦  
以為恨里人不能決其去留者蓋辯之不早辯耳噫  
彼之所工豈能自固其室已或為拙者所逐沮人尚  
惜之然則贖不肖之取舍其利害於天下何如耳治  
亂之兆孰易於此乃繫於擇先後耳可不惜哉可不  
戒哉

司空表聖文集卷第一

司空表聖文集卷第二

一鳴集

雜著

與李生論詩書

題柳州後集

休休亭

山居記

注愍征賦後述

題東漢傳後

貽王進士書

太原王公同州修堰記

與惠生書

與李生論詩書

文之難而詩之尤難古今之喻多矣而愚以為辯於  
味而後可以言詩也江嶺之南凡是資於適口者若  
醢非不酸也止於酸而已若醢非不鹹也止於鹹而  
已華之人以充飢而遽輒者知其鹹酸之外醢美有

今一本有所  
字宋刻無

所乏耳彼江嶺之人習之而不辨也宜哉詩貫六義  
則諷諭抑揚淳蓄溫雅皆在其間矣然直致所得以

淳宋誤淳

格自奇前輩編集亦不專工於此矧其下者耶王右

丞常蘇州澄澹精緻格在其中豈妨於道舉我賈浪

仙誠有警句視其全篇意思殊餒大抵附於作寒寒濕方

可致才亦為體之不備也矧其下者哉噫迫而不淳

盡遠不而盡然後可以言韻外之致耳愚幼常自負

既久而逾竟缺然然得於早春則有草嫩侵沙短冰

輕著雨銷又人家寒食月化影午時天 上句云隔谷見

雞犬山苗接芟田又雨微吟足思花落夢無慘得於

山中則有坡暖冬生荀松涼夏健人天川明虹照雨

樹密鳥衝人得於江南則有成鼓和潮暗船燈照島

幽又曲塘春盡雨方響夜深舟又夜短猿悲滅風和

鵲喜虛得於塞下則有馬色經寒慘鷓鴣聲帶晚飢得

於六代則有驂騑思故茅鸚鵡失佳人又鯨鯢人海

潤魑魅棘林高得於道宮則有碁聲花院閉晴影石

幢幽得於夏景則有地涼清鶴夢林靜肅僧偃得於

佛寺則有松日明金象苔龕響木魚又解吟僧亦俗

愛舞鶴終車得於郊園則有遠波春早滌猶有水禽

飛 上句綠樹連村暗黃花入夢稀得於樂府則有晚

粧留拜月春睡更生香得於寂寥則有孤螢出荒池

落葉穿破屋得於樵適則有客來當意雁花發遇歌

成雖庶幾不瀆於淺涸亦未廢作者之訖訶也又七

言云逃難人多分隙地放生鹿大出寒木又得劔乍

虛一作靈宋  
刺作虛

如添健僕亡書久似憶良朋又孤嶼泥痕春漲滿小  
欄花韻午晴初又五更惆悵迴孤枕猶自殘燈照落  
花上句故用春歸未有涯小欄高檻別人家又殷勤  
元日日歌午又明年上句甲子今重數生涯只自憐  
皆不拘於一槩也蓋絕句之作本於詣極此外千變  
萬狀不知所以神而自神豈容易哉今足下之詩時  
輩固有難色倘復以全美為工即知味外之旨矣勉  
於旃一本此下某再拜三字宋本無

題柳柳州集後

金之精麗効其聲皆可辨也豈清於磬而渾於鐘哉  
然則作者為文為詩格亦可見豈當善於此彼而不善  
於此耶思現文人之為詩：司人為文始皆繫其所  
尚既專則搜研愈至故能炫其工於不朽亦犹力巨  
而闢者所持之器各異而皆能濟勝以爲敵効也愚  
嘗覽韓吏部歌詩數百首其驅駕氣勢若掀雷扶電  
擋決於天地之間物狀奇怪不得不鼓舞而徇其呼

吸也其次皇甫祠部文集所作亦為道遠非無意於  
淵默密蓋或未遑耳今於華下方得柳詩味其深搜之  
致亦深遠矣俾其窮而克壽玩精極思則固非瑣  
者輕可擬議其優劣又嘗現杜子美祭太尉房公文  
李太白作佛宋本空口寺碑贊宏拔清厲乃其詩詩張曲江文五  
言沉鬱亦其文筆也豈相傷哉噫後之學者褊淺片  
詞隻句未能自辦已側目相詆訾矣痛哉曰題柳  
集之末庶被禪後之評詮評者無或偏說以蓋其全

禪當作俾

全上

休休亭

休也美也既休而具美在焉司空氏禎貽谿休  
亭本濯纓也濯纓為陝軍所焚愚竄避踰紀天復癸  
亥歲滿稔人安既歸葺於壞垣之中構不盈丈然遽  
更其名者非以為奇蓋謂其材一宜休也揣其分二  
宜味也且耄而瞶三宜休也而又少而墜長而率老  
而迂是三者皆非救時之用又且休也尚慮多難不



能自信既而盡遇二僧其名皆上方刻石也其一日  
闔顧謂吾曰常為汝之師也昔矯於道銳而不固為  
利慾之所拘幸悟而悔將復從我於東谿耳且汝雖  
退亦嘗為匪人之所嫉宜以耐辱自警庶保其終始  
与清節醉吟第其品級於千載之下復何求哉因為  
耐辱居士歌題於亭之東北楹自開成丁巳歲七月  
非今以是歲是月作是詩亦樂天作傳之年六十七  
休：乎且又歿而可以自任者亦惜愧負於家國矣  
復何求哉天祐癸亥秋七月記  
吐諾休休莫莫伎倆雖多性靈惡賴是長教閑處着  
休：莫：一局碁一炉藥天意時情可料度白日  
偏催快活人黃金難買堪騎鶴若曰爾何能答言耐  
辱摸

山居記 中條

中條既蒲津東顧非虞卿終百里亦由人之秀發凡  
見於眉宇之間故五峯頽然為其冠珥是谿蔚然涵

當作證因證  
目之右宋本亦  
誤

其澤英之氣左右涵浴乃滌煩濟賞之境會昌中詔  
毀佛宮以因為我有谷之名本以王官廢壘在其側  
今司空氏易之為禎陵谿亦曰禎昭云愚以家世儲  
善之祐集於厥躬乃像刻大悲改新構於西北隅其  
亭曰證因<sup>證</sup>因<sup>證</sup>之右其亭曰擬綸志其所著也擬綸  
之左其亭曰脩史勗其所職也西南之亭曰濯纓濯  
纓之窓且鳴皆有所警堂曰三詔之堂室曰九籥之  
室皜其壁以模玉川於其間備列國朝至行清節文  
文學英特之士庶存潏激耳其二方之亭曰覽照懸  
瀑之亭曰瑩心皆歸首於釋氏以栖其徒愚雖不佞  
犹幸處於鄉里不侵不侮處於山林物無天伐亦足  
少<sup>庇</sup>痍子孫耳詎知他日復觀眸容訪陳跡者非今茲  
誓願之證哉久於斯居庶几不昧有唐光啟三年丁  
未歲記

注愍征賦後述

武宣之間籍顯地者雖無如梁韓數公以雅實自任

設於晷刻之間  
一作日月設  
於晷刻之間

宋刻無得少  
二字

而能振拔後進然士大夫宴遊之倦或時道文李  
以飲助執事者而盧君尚以謔致憤於累千百年言  
亦猶虎之餌毒蛟之飲鏃也其作也雖振五林鼓溟  
漲不能快其咆哮之氣且科爵之射設是多於彼而  
喪於此侈其虛而歛其虛實彼或充然自喜而又以  
拱默自持曾不知謂設於晷刻之間蠅翔而螢腐耳  
然則著明幸於奔出而能以愍社爭高千載之下吾  
知後之作者有歔血不能逮之者六其所得何如於

彼哉且工自聖智下雖豪特之士行於文學者多矣  
豈一靈運之狂而可沮辱天下之奇偉哉况面墻而  
悸繆者何翅於此耶愚前述雖已恣道其道壯淒艷  
矣而終不能掩其才外之致是以擲筆狂叫寄之他  
生又嘗著擢英引以雪詞人之憤其旨亦屬於盧君  
且凡稟精英之氣是或有智謀超出群輩一旦憤抑  
肆其筆舌亦猶武人逞怒於鋒刃也俾其無所控告  
驅於讎敵危貽家之患矣然則據權而蔽善者得不

常以此危慮哉

題東漢傳後

儒衣而武弁者人望而畏之是威其德也必有搃戈  
待之者矣君子救時雖切死相時度力以致其用不  
可則靜而鎮之以道訓服為厲鋒氣果於擊搏道不  
能化力不能濟是將濟時重用故元禮之徒終致鉤  
黨之禍至於張儉又不能引一作決以雖之身雖殘壞天下  
何裨於吾道哉陳太丘之容中郭有道之誘人其意  
未嘗沮物彼亦不厚其毒利害可見矣且鷙獸不革  
其爪麟不足為仁也惡鳥不息其鳴鳳不足以為瑞  
也况彼三子其逞於權豪歟以至於大亂哉唯據  
正而能屈己者庶可與權

貽王進士書

辱示裂製述甚非所宜敢不以所說陳於左右哉楚宋  
交怨而使在其間宋人有得於境者遇楚使適至誇  
示之楚人謀沮其玉請先譽於宋國既獻宋果怒曰

決宋本作以  
無雖字

玉產於吾土而價張於吾簞是欺我也不果售今吾  
守道固窮且竊文學之譽是邪競治虛者之讎嫉也  
吾子之才固奇矣乃以所質寘於吾懷是王者未適  
於市而噪者已盈於門矣凡曰不投知於司空氏凡  
曰不受知於司空氏則雖吾子之奇凡足速得志於  
時矣舍是無他術也所貶益腆不敢發押幸詳其意  
勿冒時之所忌

太原王公同州修堰記

洛白西北趣大河蓋同源於積石伏而乃離發而復  
合耳故其昏渾而悍暴而難制然左輔<sub>土</sub>田賴之為  
膏壤堰雖勞不可廢也而又振泥加厚水勢益仰去  
故治之治之勤日倍也大中末州南堰壞久不能復  
比歲旱蝗閔畿左困咸通五年太原王公自中書舍  
人出牧是邦思所以利人者亡易於此乃省公用節  
私費儉徒賦役躬親率厲得健吏於班授以成規亦

南宋本同疑  
當作雨

既集事而中作雨甚川壑會雷風蹴南而鼓之益肆  
狂噬雖有力者堅百仞之阜亘為其所亦不能禦勢  
明矣必俟志誠克敷旁賢感效耳公晨往河壩跪陳  
牢醴既而陰雲潰穴功倍人悅翌日堰乃成水折而  
東皆若導而徒令邑里交賀合樂以送之流聞京師  
中外以為國慶時國家兵役屢興漕輓已絕故自淮  
汴至於河潼之交百教皆創人無所仰視之者多  
已而食亦若銜饑而返農飢卒急何以振其威力哉

閩中不涸之輒必今是堰公果成之以明大計雖旋  
亦決敗而功緒足遺後人矣七年秋愚自滿獲展誓  
見之禮出次近垵備得其事因著于篇以彰勤濟之  
志云

與惠生書

足下其贅於天地之間三十三年矣及覽古之賢豪  
事跡慙企不暇則又壞頽塵<sub>茂</sub>自知不足為天下之  
贅也噫豈非才不足而強者耶雖然丈夫志業<sub>引</sub>之

遇先二字疑  
即惠生之字

犹恐自踰誠不敢以此為嘆故便文之外往往探治  
亂之本俟知我者縱其狂愚以成萬一之効壯心未  
決俛仰人群今遇先俾僕得以盡論願修本討源然  
後次第及於濟時之機也唐虞之風三代非不弊也  
賴聖人先其極而變之而不滯耳秦漢而下時風益澆  
視之而不知其弊矯之而不知其變質文莫辦法制  
失中悔儒必正止泥儒必削則士大夫雖有自負雅道  
者既不足以拯鎮之而又激時之怨耳漢魏之際其

試末本司別  
誠

弊蓋極懲馬融胡廣之流流易故李膺繫而峻試何  
晏桓範之俗則王衍簡而清矯之而不知滯之而不  
顧始以類聚相扇終以淳黨見嫉以至於家國皆瘁  
不寤也悲夫故愚以為今欲應時之病即莫若尚通  
通不必致道而攻利也溢則驅之以讎已樹政之基  
莫若尚法法不必任察而嗜刑也弛則息之以陷人捨  
此二者伊周不能為當今之治苟在位者有問於愚  
必先存質以寃實鎮浮而用使天下知有所竟而

不自窘以罪時焉噫有必不能辦之於一者有之矣  
未有無其心無其言可以垂名於不朽者且一家之  
治我身而未先皆行也一國之政我公而未先皆行  
也就其間量可為而為之當有以及於物不可為而  
不忘亦足以其心死曰俟時而後濟其仁蓋無心之  
論夫百人並迫於水火可皆救之斯為幸矣不可皆  
不可皆歎極則將竭力救其一二耶將高拱之以視  
別本无可為字之也幸先生以質於時質審其有心然後可為編次

第之說再拜



司空氏表聖文集卷第三

梁著

疑經

疑經後述

復陳君後書

與極浦書

月下留丹竈

與臺丞書



鳴集



書屏記

疑經

經曰天王使來求金又曰求車豈天王之使有私求於魯耶不然傳聞之誤耳若諸侯之使來求金則謂之可耳求矣若致天子之命徵於諸侯其可謂求耶且率土之人與其貨殖皆一人之所有父之財守於其子則所否莫不恭命其可謂求乎春秋之首尊君卑臣豈聖人為魯不為周耶書云天王狩於河陽尚為

宋刺無不字

晉侯諱召天子豈不為周諱其過哉縱天王削用失節多取於諸侯如欲垂誠則書於周史可矣若書於諸侯之史是悔怯其貨而悔王命者也王祭亦不供矣必非聖人之文也必曰王人責其稽命則曷不書曰天王使某來徵貢金儻以取金為不文則曷不書曰天王使某來自絕求金是使乎私自求而懲之可也不然責求與責文或相近傳寫文誤焉不不何子夏之

徒不能措一言哉舍是而訛訶皆小小者尔

疑經後述

愚為詩為文一也所務得諸已而已未嘗撫拾前賢之謬誤然為儒證道又不可皆無也常得柳子厚封建論以為三王樹置蓋勢使之然又有是如葛洪之辨意其多於救時今夏縣穀卻自淮陽緘所著新文而至思雅以孫文不尚辭待之頗易及見其卜年論又聳然加敬金鍾陵秀士陳用拙出其宗人嶽所作春

秋折衷論數十篇瞻博精緻足以下視兩漢迂儒矣因激剛腸乃有詆經之說亦疑經文誤耳蓋亟於時病言或不得其中亦欲鼓陳君之銳氣當有以復於我耳時光化中興二年

復陳君後書

吾既以疑經為後述矣今年夏陳君果復致累百言且援穀梁之說欲以盾吾吾熟視其書率意而答之足下復所云云非不知也且夫謂之求則固當偕受

其訊矣雖然舅姑之疾且餒苟力不能則其悍婦則必羸其聲求哀於一飯豈忍謂之乎吾本朝之臣耳豈敢誨其苞茅不貢之漸耶千載之下必有知言者不多譚

與極浦書

戴容州云詩家之景如藍山日暖良玉生烟可望而不可置於眉睫之前也象外之象景外之景豈容易可譚哉然題紀之作目擊可圖體勢自別不可廢也

卿當作鄉

愚近有虞卿縣樓及柏梯二篇誠非平生所得者然宮路好禽聲軒車駐晚程即虞卿入境可見也又南樓山色秀北路色偏清假令作者復生亦當以着題

見許其柏梯之作大抵亦然浦公試為我一過縣城少留寺閣足知其不作也豈徒雪月之間哉仲歸山后看花浦眼淚迴首漢公卿人意共春風上二句楊庶子哀多如更聞下至於塞廣雪無窮之句可不以

看花句當浦作滿宋刻同誤

別本無此四字衍

不得而評之也鄭雜事不罪章指亦望呈達知非

子狂筆

月下留丹竈

詩題五字乃直真仙之詞也郡陽某縣句絕人或聞其山字異齊禱積稔果有蹈空而至者涉筆附楹久之乃罷去既而熟視本文則字皆隱起成列矣其年

中廉師

上聞且命錄其逸跡藏於郡廨其後為刺史李岫所得今傳於君孫豈精契之所感致耶光啟三年秋八

月既望愚獲覩於王官別業噫跡雖顯奇道必體正故為物怪之所中者見之莫不洗然其蓋其事自擊可數也吾知挾和佞以冒進者亦當胆慄自廢豈俟圖鼎燬犀而後辨奸妖之說態哉綴之全篇以志誠

於字疑衍

敬且期自驚於泗水司空氏記

月下留丹竈壇邊樹雨衣羽異香人不覺殘夜鶴分

飛朝會初元盛蓬瀛舊侶稀瑤函真跡在妖魅敢揚威

與臺丞書

關字書所無人謂之曰里市所貨皆資生之所聞尚有提之汲汲

中丞閣下某昔者常從其友於都邑之鄙其鄰里有善藝卉木者或從之鬻於都或以下未嘗不亟售而返而不克售者今叟晨往暮歸未嘗少滯其所鬻何哉曰鬻植之道維○分○本於天時亦且珍診於人情耳蓋視其人夸其居侈則所玩者尤欲朝炫其葩夕味其實矣彼或以勁正自處所植尤慕賢良吾皆揣之各

瀑一作曝均似有誤

銜其所欲焉有瀑滯之患哉今閣下前為小宗伯實振惟公之舉庶不孤吾道矣况憲府僚屬繫今朝之輕重是尤宜於慎擇也會昌中杜牧之為補闕陪賀客於孔氏之門独歛板而前言御史丞風威在取人之得天乃薦邢群焉今有邢貢者乃郡群之狃子雅志貞独且以名節自任其所任其所為亦足現其所志愚以是輒有里叟之說盖待吾憲丞不薄矣且自古推心苟不望報於其人則未有不堅於著效者愚

所任不私而已苟謂言者之輕而舍諸亦非敢以為  
耻又有王駕者勲休之後於詩頗工於道頗固但其  
所知方在顯清之地不敢越境以輸其環耳所身論  
詩一首亦輒緘歛其他當俟閣下搯人柄救時艱而  
後敢以志英豪之事業者達於執事庶不驅之讎敵  
也再拜

書屏記

人之格狀或峻其心必勁心之勁則視其業跡亦足  
見其人矣歷代入書品者八十一人賢傑多在其間  
不可誣也國初歐陽之後繼有名公元和長慶間先  
陽一作虞

後宋刻同一  
作從。宋刻  
無記字

大夫初以詩師友兵部盧公載後事於因題唱和  
乃以書受知於裴公休辟倅鍾陵乃徵拜侍御史退  
居中條時李忻州戎亦以草隸著稱為計吏在藩日  
輒所寶徐公浩真跡一屏以為既壽凡四十二幅八  
體皆備於所題多文選五言朔風動秋中邊馬有歸  
心十數字或中或隸尤為精絕或綴小簡於其下記

宋本无迹蹟  
同本作儒

云怒貌抉石渴驥奔泉可以下視碧薄矣先公清且

披翫殆廢寢食常屬或云正長詩英吏部筆力送氣

相竄奇功無跡家之寶莫踰此屏也但二者皆美神

物窺處必當奪壁中流飛鏑於烈大也殆非子孫之

所可存耳康子歲遇亂自虞色居負之置於王城別業

宋本無後字 丙辰春正月陟軍復入則前所藏及佛道圖記共七

宋本無哉字 千四百卷與是皆為仄嗑痛今旅寓筆下於進士姚

顛所居復覽書品及徐公評論因感憤述述昭信後

宋本无旦字 學真異精於賞鑒者心將繼有詮次先化三年八月

三日泗水司空圖銜涕撰錄謹記之 宋本無之字

真異疑且莫之訛旦字蓋後人改真為且轉訛作旦又不刪去真字遂致不可句讀耳

司空表聖文集卷第三



司空表聖文集卷第四

一鳴集

雜著

送草書僧歸楚越

絕麟集述

答孫印書

段章傳

華夷圖

烈婦傳

說魚

送草書歸越僧

倉荒之俗尤惡去伎於文墨者華民流寓而至則遽發其橐焚弃札牘之類以快既自容矣又離沮繼至者若不勝其怨噫是華舌夷心而又甚之者矣洎天下將亂則雖吾里其風亦變果僞音崢荒之流民亦多矣倘或未化亦其益孤不能自振苟聞志於吾伎則凡躍而游之矧踵門而勤請者耶吾先僧生於東

樓學作

書辯

越雖幼落於佛而學無不至故逸跡道勃之外亦恣為歌詩以導江湖沉鬱之氣是佛首而儒其業者也雖孟荀復生豈拒之哉今繫名內殿且為歸祭足以光於遠矣永嘉西岑康樂勝遊之最是行也為我以論詩一篇題於絕壁

絕麟集述

駕在石門年秋八月愚自閩畿竄浙上所著歌詩累年首題於屋壁且八前集壬戌春復自檀山至此日

敗店作火<sup>斗</sup>曜叶力攻陵可知矣甯沒已多幸無大  
愧固非責恨而有作也尚慮道釋<sup>魁</sup>首見之慊然於我  
者蓋自此集雜言實病於負氣亦犹小星將墜則芒  
焰驟作且有聲曳其後而可駭者撐霆裂月扶之而  
共肆其憤固不能自戢耳今之<sup>云云</sup>况時白首無復  
顧藉然後之賢英能容出肺脾以示千載亦當不免  
斯累豈遽咄<sup>、</sup>耶知非子述

答孫卻書

孫君足下所既累幅皆厚責於我是足下勤於吾道  
允歆起而振之也何以克當雖然始於退者皆曰吾  
之必誠也今愚独以爲不誠自訟亦誠在其中矣幸  
足下詳其旨古之山林者允能簡於情累而後可久  
今吾少也至然不能自勝於胷中及不誠於退者然  
亦窮而不搖辱而不進者盖審已熟雖進亦不足於  
救時耳彼一飯之馨<sup>蟄</sup>或請濟於其隣雖童子不可以

以空器給之也。矧當艱否之運，吾君吾相方以爵秩  
來天下之賢，材達用舍之際，當俟至公物情，材將與之  
共極其可沽，虛而自集耶？且自古賢達用舍之際，當  
俟至公物情，而後天意可見。雖宰執大臣之推心，亦  
不能察天下拒我之意也。况足下一布衣，其可独私  
於我哉？書曰：龜從著，從則人亦不違天矣。足下所示  
勤，如此而數舍之間，果致失墜，是非有物亦歎沮  
之耶？始吾自視固缺薄，今又益疑其不可妄進，且持  
危之術，變制之机，非鯁儒之所克辨也。愚雖不佞，亦  
為士夫獨任其耻者久矣。其可老而冒之耶？韓吏部  
激李桂州之元行，陽責楊道州無勇，雖致二賢適自困  
亦何救於大患哉？其所為者，或奮而不彼，匹夫匹婦  
亦可為之。孟子所謂非不能也，足下粹於道義耳。其  
間亦有未盡於僕者，勿多譚，再拜。

段章傳

段章者不知何許人，咸通十年，吾中第在京，章以自

泝報誤鮑  
本同疑當作  
溝輟

儻為馭者亦無異於他傭也夏歸蒲久之力不足以  
賙給乃謝去廣明廣子歲冬十二月寇犯京愚寓謂居  
崇羨里九日自里豪楊瓊所轉匿常平廩下將出群  
盜繼至有擁戈拒門者熟視良久乃就持吾手曰某  
段章也係虜而來未能自脫然顧懷優養之仁今乃  
相遇天也其所主張將軍喜下士且幸偕往通他不  
且小藉於泝報中矣愚誓以不辱章惴然泣下導至  
通衢即別去愚因此得自開遠門宵適至咸陽橋復

榜者韓鈞濟之乃抵鄆縣

贊曰時方治平士君子足以相濟而亂禍之作必廁

後者乃能脫事患古人所以安不易危耳且章之服

役吾待以常傭耳及濱於死竟賴其義而獲免吾知

他日吾屬報其所奉果致不愧於尔曹耶乃志於篇

期以自警云云  
下云字疑衍

### 華夷圖

辨於微而能制之者勝也審乎要而能備之者險也

宋作退

勢所以决用奇之智險所以濟經久之謀雖英豪復  
生亦毋以易此論也愚中外家世完天人之際而不  
肖者更宋本上文字注文自喜不能屈己以救時他日雖苟行亦  
不可退退已失之机矣苟危極而變當寄之後生者耳  
煨燼所殘尚存賈僕射軌方域之志披圖校驗成敗  
可知以是懇未能默已千載之下必有知吾言不  
昧者司空氏寮鶴序記

竇烈婦傳

河南竇氏朝邑令畢某之妻也四年秋同民叛其師

李塘走蒲合挈其孥竄望仙里既夕盜作乃仇家

塘別本作  
塘  
宋本作梓

也梓吟壞其首志必死之令妻蔽捍泣且拜益急乃  
持其袂重傷犹不置令竊視竟得逃匿而免里人列

狀於府賚之酒帛醫亦馳乘而至幾死者數矣逮踰

月方克偕全愚寓居濱渭得備聞於里中梁生言生搯

史牘者苟遇和平日紀玉庭琛瑞之美誠幸矣然傑

異之捨化導宗族里閭俾男必為負夫女必為烈婦  
是有國有家者皆賴之豈徒炫於視聽哉愚以為知  
言者乃著其事也

贊曰蓄千金之貲雖止憂患尚有不安其室者况蹈  
危觸難何以相保哉且婦人女子扣盃足以駭之而  
白刃之下獨不顧以免其夫是果能一於所從而  
悔者也豈化漸之有自耶吾知為臣為妾者必繼有  
其人免貽史氏之愧矣

說魚

蒲之東七十里山秀而瘠故其水迅激不能蓄鬣介  
之族著於方志焉王城谷司空氏曰禎貽谿其巖瀑  
尤為銷束愚常派著於庭欵資涵泳之翫或致於他  
所亦不更夕輒曝去前年捧詔西上復移疾華下則  
鄰之佛者遽至言石竇泉隙魚皆充物愚熟念竟不  
能究其說而佛者謂吾久於是溪雖才畜而命施然  
撫其愛育之心足以達其物類蓋斯魚之產是歆信

吾心於方將耳而愚尚以為愧也且以為本字霸涉歲而後魚集於故山之泉彼能達吾之心定出而遠害是有物致之且惑愚之妄進姑欲全吾道而退保安耳敢不自警也哉

司空表聖文集卷第四

司空表聖文集卷第五

一鳴集

碑

文中子碑

盧公神道碑

王公河中生祠碑

文中子碑

大宋本誤大

道制治之大器也儒守其器者耳故聖哲之生受任於天不可斷之以就其時仲尼不用於戰國致其道



於孟荀而傳焉得於漢成四百之年之祚五胡繼亂

聖宋本誤望

極於周齊天其或者生文中子以致望人之用得爭賢

衛當作魏宋本無皆字

而廓之以俟我唐亦天命也故房衛數公為其徒恢

文武之道以濟貞觀治平之盛今三百年矣宜其碑

宋本无一字

聖恢之柄授元有施巨教之積濟亦厥時子惟善守

別本無觀字

賦而不私克輔於我實為貞觀休之期

### 唐故太子太師致仕盧公神通碑

公諱某字子章范陽人盧氏出於齊魯齊之始祖以姬

周克享於仁乃佐文武定天下施刑之後其裔孫又

能以大義匡奉且救諸侯之患宜其百代昌盛矣及

拓拔陷幽冀之域士人之整飭官姻不失其田者推舊惟

於周黨所為甲門高齊息道公為黃門遠公八世祖

曾孫某官祖某官皆以德義顯本朝先公諱某兼以

儒術吏治歷仕終某州刺史娶清河夫人生公植

德而識致遠大濟之強學發為文章故未就鄉學舉

則時輩後生皆以為傑出雖文場朽滯然時者亦歷

宋本无年字

指要顯不敢徒以負地待之會府方重首薦公為主  
試者所強舉子未効其業於主司則踵門投贄者已  
數百輩時宣宗銳意文治白衣稍出流類亦往上  
門故公中選甲科籍則待制名臣亦以得人為賀皆  
為儒風隆替當係繫於公累辟諸侯府亦以公去就為  
輕重御史丞將選僚屬遍相告約終及升班之限臺  
命已行六夫人在洛乞以散秩就養拜國子博士分  
務殆十年公議所迫遷侍御史專領東臺之務徵起  
居轉司封員外知雜事正色讜言舉劾不撓司遷勳  
即中時寧所忌出倅宣武軍以緩之未更歲再入為  
某曹郎選拜萬年令大京兆每引見必優禮言則規  
稟諸曹請事若奉嚴師其政可知也誥命極選所以  
內訓百辟外訓四方元和中若韓李二文公裴晉公  
令狐相國元白李淮南聯處內外制任制征伐約束  
欣助大朝其後取人多以時望望勝則人以地優用  
輕則才以一勢軋兼而不怍乃屬於公拜某官知制

誥每涉委簾則堂列簪貽宰相詳議大政亦俟入直  
乃行前後六年編錄盈筭實一時之典則也丁內憂  
哀毀逾禮士大夫莫不感傷免喪拜陝魏觀察使兼  
御史中丞前涖是邦或出禁旅炬炬畏內臣護軍劉重  
美謹內豪侈傲視廉使橐奸瀆贖貨得以自專及公至  
鎮待之有制節重美雖漸斂束故態未鋤公舉其壞政  
之甚者面教以挫其鋒氣卒俛首受教確不外奪激人  
自蘇息矣遇江嶺宿兵邊戍之食滑州軍奮臂標迴  
開折天倨游及驟至牆下吏士縮慄皆請閉閤拒守公  
曰彼凍餒所迫未聞肆毒吾因而撫之冀其返善若  
首唱其惡彼畏彰聞則懷疑蜂潰矣廷議力未能制  
且當過有遇其所歸柰何及開門具餼勞召主將親諭之  
果遠感愧悟而東逮出境人無懼其患噫古所謂仁勇  
難哉其他惠愛庶平犹可徵諸故老初公振政當陟  
且縣文柄之命權倖所沮事未克行及此傳聞中外  
推敬故宰或得伸其所志冬十月拜禮部侍郎群輩

之蹀聚勢門款以浮論籠駕主司者迎自咎其牙角  
洎入貢署總引明經則美稱已譁於外遇大駕南幸  
乃中輟人至今惜之明年春自都潛出二月至中條  
舍於幕吏司空圖被疾決旬方至洛由漢陰詣蜀舟  
行迂滯尚以後至授國子祭酒公論逾鬱拜御史丞  
兼左丞東按端良風威益振駕迴未幾又徙步扈從  
於寶雞三襄中岐蜀阻兵食俱困主相深念計無所  
施乃拜公戶部尚書領兵元留事知節度使事焚剽  
之後百姓逃竄公躬自招撫且徵賦食山田相勉貢  
輸軍聲六振時議以為蕭何大勳實非公不濟上海  
歟容優異許以八輔者數矣公堅讓乞退至京尚以  
檢校司空太常卿疇庸遷尚書右僕射自古澄汰稍  
厲多礙於時苟訾失實則受制群黨驅之饑敵反為  
國病矣公謂執律在己足以正人未常感愛憎之言  
遽出升黜而尤者自去明恕亦彰又古所謂得大臣  
之休者乎仁壽累授保傅尋以檢校司徒致仕從堅

請也。大駕移幸，公自華至洛。天祐二年九月十日，寢疾薨於長壽佛宇，享年八十六。嗣王輟朝，贈某官，謚曰某。噫！古之碩賢，或享高位，上壽蓋尸其柄者，時顯至公，以警于昭，幽為俾善者，不悔耳。公孝於家，勤於國，宜於人，既如是而報應又如此，果使後之追念者，唯恐不逮，以邀福於神明，然則善人之化於人，雖後世而殫彰矣。且家邦將盛，必有所繫，繫蓋感致之效，當究其源耳。初，公既屬文，太夫人知其友愛諸弟，且

宋本作繫

亦下本无相字

命相誘，故諸弟子亦能相稟師，就其所業。及公中第，即又孜孜指導，進取果歲，繼捷皆籍於顯地，祿養之，榮孝敬之美，一時罕及也。推是而言，則詩所謂施於兄弟，至於邦家，公宜與聖人之徒，亘百代而合契美哉。公介弟尚書公紹尤檢剋，亦能率其子弟，俾幼无違者。仲弟治考功，郎中季弟沉右補闕，從事洛都，留守府，蓋雅族積祐，有以保持公以共年。十月某日，附葬於緱氏某鄉某里，禮也。夫人姑臧郡君李氏柔順。

明淑叶公慈卹內外孤嫠賴之獲濟先公而終孤刑  
部侍郎膺實惟家嗣敏材慎行而置競不能入第賡左  
補闕整々唯謹目為令人有以見綿祚無窮也自昔  
揭大名擁大望苟无其實必若負重而趨雖非有力  
者擠之亦當自蹶矣宣懿之際士類方慶競其間与  
公別著親友之分者崩々當世止有數賢皆退可華  
天下之流風進可效荷天下之大任歿則金石之綴  
史氏之筆端豈容易而品級哉千載之下大任政必  
得其人蓋知始無愧耳今年秋八月愚詔追洛拜公  
牀下明日繼謁蒙手授以詩且有釋氏多言宿分深  
之句瞪視不言若屬意於紀述默至感悟誓竭菲材  
况業履謨庸三紀備熟雖有文匱之工亦莫能詳悉  
然則刊尔信實門人讓焉得為讓銘曰  
姜佐宗姬仁移於誼馳及厥裔亦恢四履紐絕扶微  
益延世紀戰國橫潰獨整士風漢氏之東植顯大忠  
黃門魁偉州黨所宗建我太宰師教義足維出八允

宜萬方廷萃珍貳疊委待公為瑞秉文慎擇列曹驟  
歷乃訓百辟國事洞疑王旅阻飢惟公是咨冠裳奕  
奕禮儀是則公庸乃陟或点道之亨塞孰喜孰戚華  
脫二字  
崇之趾吾老於此寿祉皆壺報德照彼日星摩地載  
高鏡石張銘濟我淑貞勗爾後生

脫二字。按德字當用韻疑有誤

太尉瑯琊王公河中生祠碑

宋刺天或改 臣伏念天人之慶靜則統和於天化動則保定於中  
興莫不肇擁元符已濟招登之德旁徵函契亦申叶  
佐之能內佐彌綸外宣風節績克延休命共贊昌期  
雖復地輔登皇星樞誕聖八極杜斷鼈之表百靈趨  
駕象之塵信謂元方猶勤致人若錫戈祚土賜履專

宋刺宮或改定

征止圖九合之威亦賴五臣之佐苟虞宮霸莫克任  
蠅蚊方駭於沸騰欲極橫流塊北流賢况頃者運屬履危時  
當戡難寓縣尚搖於塊北鯤鯨蚊方駭於沸騰欲極  
橫流是資傑出漢廷劔履名臣之禮秩皆優煙閣丹  
青上將之風稜如在我國家之御曆也厚恢周德寬

富殷人蕩千古而狄駕雄圖奄八荒而同開壽域宏  
材橫構厦常扶不拔之基猶俗傾風盡及仰昇平之化  
皇帝明融睿作剛體乾行深研不測之机廣被無私  
之照常終多難時亦懼征掃氛沴於寧旗碎餅鑿於  
天斧文思緯俗廓貞現之英圖神武定基符開元之  
大略克諧注意本在知臣叶風力以神謨駕昆彭而  
騁績克綏中外保奉宗祧大順三年三月日首議陟  
明累宣恩詔以命河中節度使王重盈加檢校太傅  
兼中書令河汾蓄寶閱資祥代濟賢豪業傳詩礼  
自標奇瑞難藏豹蔚之資姿本俟遭逢果振螭蟠之奉  
式膺妙簡久著宏規不有褒崇孰明獎勸且自古英  
達致用風範相殊政則以理為先化則以人為本雖  
或議叅草昧名列循良集現東之群儒皆令贊像雅  
南山之汗簡畫使書勲尚有間然孰當全美道之必  
合聖亦罕言大易所謂窮神不行而速哲人所以垂  
訓不令而從蓋率以身先用如響應公幼推至性動



必有方色養不違友于燕備在閨庭而推謹處鄉里  
而無尤衛公靖幼實師儒寧妨勇烈英公勸貴能事  
長果保忠良是乃化已行於人子也且移孝資忠自  
家移國信風行而草偃若傳命於置郵故亂離以前  
委寄即重効彰理劇誠著讓夷課實最於西河榮遂  
臨於分陝車未及境寇已陷城僵仆如兵煙埃醫羽日  
公乃唱大順振義聲招輯逋逃撫循瘡痛誅榛蕪梗  
燕關樂郊撲魅驅狸潛消珍沴氣傲馳東夏饋振西

師四海搖心盡捭鯨吞之勢重閔失險獨當逐突之  
衝壯我金湯剖其牙角實挫滔天之暴非徒捍境之  
勤大寇既逃鄰封共慶遽未罷任今切歸寧堅避成  
功益彰傑格是乃化已行於人臣也且卹刑育物徃  
哲至論於兵法之中亦叶道家之理雖戰同九地於  
或於危地爭先術用八門乃以生門為上車士重  
方保衆心盛衰之由寬猛可驗唯名震敵忌唯在於  
殺降隆德傳家慶本延於慎獄公明為照意在勝殘

宋刺重或  
改氣

宋本亦空  
三字

深防巧詆之文每用推疑之典或有狂妄自掛網羅  
罪皆止於一身恩必加於百口神明洞感福祐宜鍾  
是乃化已行於寧治也夫約已裕人招懷必信  
推誠體國嫌譽自平公實寬弘且无猜忌每示坦夷  
之道不行謔佞之言延納羈孤僚優察僚吏位雖益重  
謙則唯光泛愛留周見賓延備禮蓄美盡綴

於詞林將略求材劍戟自森於武庫况當衝輿時犒  
師徒使車旁午於軍中將迎蓋至羽檄交馳於境上

談笑忘疲志切匡扶義唯尊戴每承詔命若觀天顏  
亦常因拜飛章大集戎旅誓堅金石同報靈光保九  
重高枕之無憂絕五夜其泉之有警內則頒宣朝旨  
外則撫鎮人心竟用綏和到於翳賴是乃化已行於  
藩閩也且將圖豐逸必正本源侈與濇期莫能勝弊  
俗惟德固乃可移風苟曰聚人必先濟物公勿負西  
方之志家無一擲之資意氣所傾英豪共感今則款  
均公用不樹私恩動有常規賞無濫費上勤時貢下

瞻軍需月未及於授衣士已欣於扶纜農商競勸後  
不奪時閉市薄征滯貨利物每推於近肆無監惠豈計於  
傷口靡尚虛名多仍舊制雖風亭月觀不增遊翫之  
華而城雉軍營足壯藩方之氣均能勸勇儉足養廉  
誠滿持全居豐處約是乃化已行於閭里也率是五  
者施於一方薰為和氣累致嘉祥故得疢癘不生豐  
登相繼自竄渡河之獸如驅避境之蝗禮讓俱興人  
無恥格往徯漸省俗賴歡康貨殖殷繁井閭填咽街  
無從步卷有安歌壯千乘之威稜冠二河之宇登闕  
防且且啟雖候鳴雞徒侶宵行罕聞吠犬此蓋固存小  
察唯總大綱用宏寬簡之規克贊雍熙之運景福元  
年——正月上自將往佐下逮緇黃五郡聯屬四封  
耆艾共欣弘庇請建生祠宰讓釀累德至誠唯沮五月  
日都押衙錄事參軍又讓軍使特進思猷討房別立  
碑紀上亦俯從人願有命微臣伏以祀典闕文朝恩  
時永允雖或徵於近史亦宜本於衆情庶相仁傑之

撫疲羸僕射元振之安夷也安夷夏皆晉盛躅孰繼  
美談豈不若峻峙在前人皆仰望洪流非遠日可窺  
臨所以別創祠堂嚴陳象設者蓋皆蒙美利並荷豐  
功願伸報德之誠別置標度之所且以抗衡右族著  
籍本州顯沂水之華宗煥晉陽之貴胄盤聯日下輝  
映閩東前修則家牒流芳後嗣則鄉材森列公先君  
勳華早振政績頻彰已結於鄉閭仍種恩於却伍永  
言積慶矣異他門况元品頃鎮河潼之壘表則仲身

此宋本同或  
作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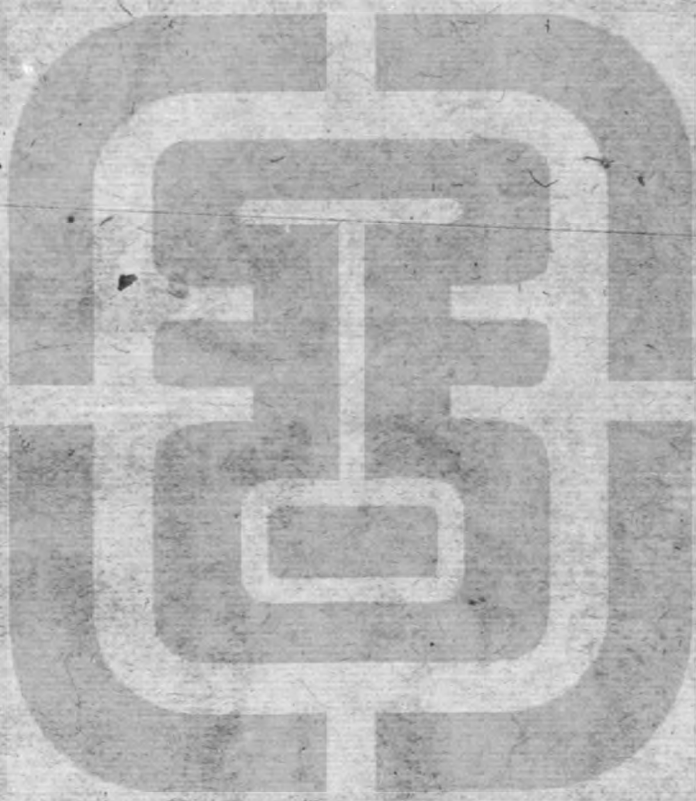
鎮臨此地惠愛斯人季弟植性植謙冲宣勞宿衛次  
子今陝州相國能傳善教大濟仁声長子璵故莊平  
陽季子瑤今為慈牧並遵誥誡皆稟廉明諸子等庭  
列鍾彞筍傳組綬靡忘承家之訓方滋視履之祥而  
公又領蒲之初也深自竄伏過於推奉越人燠穴蓋  
虐用賢晉國乞盟始聞定命難既抗言而事求方擯  
涕以登車里巷相懽風雲動色宸衷夙注寵詔遽臨  
致闔境之永洽固本朝之是衛况家豐光烈治陟殊

尤流寓不安得不歸士庶安得不感且自漢漢重整  
周室甫寧三畿則橫被隩區九鼎則深盤王氣山河  
益壯日月猶新心膂連營蓄雷震於碧落股肱重鎮  
寄柱石於東門允副分憂合膺異渥其恢宏棟宇  
瞻奉威容上顯聖慈下諧人欲極當時之盛美標曠  
古之殊榮美矣哉臣跡本寓居心非昧利久懷贊竊  
激竊聽謳謠奉眷獎於絲綸素慚鴻筆圖嘉庸於簡  
冊先琢貞珉方備編修敢辭紀述銘

貞符奉我誕命唯唐跨轡三古牢籠方雲蒸日煦  
賁輦浮航基仁德厚祚德逾昌教有此夷時嬰否  
隔海嶽搖蕩人祇憤激軒僕垂衣舜勤舞戚皆安寵  
利宜卹社稷殷憂將交具運有關涵濡動植揮斥雷  
雲雷地岌重正天旋更恢疇庸乃睠共弘康哉宝鼎傳  
傳銘雄勗作固儀形九牧光昭百度威濟家聲作威功  
寧國步蒲人熙是禱是祠孰敬且舞童頊作眉何  
以祝之祝公之福險夷不逾保此寵祿何以祝之

祝公之壽左山右河惟公克守何以祝之何祝公  
喜公樂之人如酒斯旨何以祝之祝公之安公安可  
久附衆惟寬公之報國人亦報公提嬰或作御抚稚必敬必  
忠人之報公神亦報之拂災禦暴不流不穰通衢共  
仰華構崇之哉冠傑表煦物温容蔚然喜氣靡若和  
風樹之可愛蒲之是賴帝慈允屬天鑒不昧條峯顏  
顏城在碑在

司空表聖文集卷第五



故頁